全唐文/卷0512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全唐文

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需要人工复查。复查后，请移除此模板。

李吉甫

吉甫字宏憲，趙郡人，御史大夫栖筠子。憲宗朝為翰林學士，轉中書舍人知制誥。元和二年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出為淮南節度使。六年，復入秉政。九年卒，年五十七。贈司空，謚曰敬憲，改謚忠懿。

睿智文武皇帝冊文

維元和三年歲次壬子正月癸未朔十一日癸巳，攝太尉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臣李巽及文武官五千七百九十四人等言：臣聞自天元而升，地黃而凝，皇王之道，堯舜首出，故典謨述焉。自堯及唐，曆紀三千，致理之君，不過十數，升平之運，不至五百。天人之交際，不其難歟？我唐運之興，昌期是膺。四海一統，十聖丕承。以至於皇帝，則君十一而年二百矣。曆考前代，丁於斯時，皆王澤已竭，君明浸替，未若我後之維新厥命。我唐之中興厥祚，顧視周漢，不其蔑歟？

伏惟皇帝陛下紹太宗之英武，稟德宗、順宗之寅畏，乾乾翼翼，若不滿誌。故愛於文母，順色之孝也；睦於兄弟，因心之友也。崇讜議，察邇言，去疑謀、杜讒說，俾王道正直，砥為夷塗。發前聖之韞櫝，披人文之光耀。而氣有沴者，反時為妖。若黎崇之不恪，苗人之逆命。或誕敷文誥，或震疊武功。聖造不疾而速，非陛下疇能之。然後奉四表之歡心，總百神之受職。蠲祀於清廟，嚴祀於上元，天地察而神祇著矣。臣聞之，君人者，謙遜靜慤，則天應之以福，故休祥出焉；慈仁愛育，則人應之以誠，故鼓舞從焉。王者因人心，稽天意，天下俱應，而徽號加焉。至公之道，不可辭也。

臣等所以勤勤懇懇，至於再、至於三，願奉鴻徽，以彰休德。陛下猶三揖而五讓之，久而罔已，始降俞詔。於是百辟卿士，洎四方侯衛之臣上言曰：陛下誕睿聖之姿，應會昌之期。經天地之謂文，禁暴亂之謂武。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惟陛下懋一德，勤萬邦，幹祿百福，垂唐之無疆。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大赦天下。至德純茂，鴻私溥洽。中賀。臣聞聖人紹統，必建元良；王者郊天，是崇嚴配。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嗣守鴻業，光膺駿命。奉先思孝，誠已達於幽明；立嫡以長，義仍深於燕翼。皇猷允塞，墜禮咸甄。俯宏作解之恩，式布惟新之令。若乃滌瑕蕩穢，雷雨之施也；茂時育物，天地之仁也；薄征弛力，政理之源也；錄功念舊，敦勸之方也。加以躬儉節用，捐珠棄玉。執喪者俾從達禮，繫獄者咸釋明刑。啟進善之門，開直言之路。德殷虞夏，義掩羲軒。凡在宥刑，孰不欣悅！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二十四日制書，大赦天下。德洋恩溥，遠洽邇安。億兆欣欣，罔不幸甚。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惟陛下體元聖之姿，膺出符之運，統理萬事，建中於人。躬大禹之菲薄，奉元元之慈儉。損已以益下，約身而愛人。捐珠玉而不玩，斥綺麗而不御。事有妨於農業，物有害於女工，人力所疲，上心攸蕩，自此罷黜，歸於典常。若乃投荒御魅之倫，觸網嬰羅之類，或炎裔淪屈，骨肉相從，或囹圄幽囚，餽餉不至，皆陽和所未煦，雨露所罕沾，靡不沐浴天波，昭睹白日。然後表捐軀之烈，所以勸忠；廣累葉之仁，所以敦孝。虔奉寢廟，輟玉輿之資；惠緩市估，發金錢之積。異類均懷土之志，高年加挾纊之恩。斟酌泉貨之源，變通惠利之弊。逋債咸已，讜直必容，如天之湛恩廣矣，稽古之能事備矣。彼鶉衣之徒，鮐背之叟，孰不擊中衢之壤，共樂於堯年；詠泰階之符，同躋於壽域！況臣謬當共理，職在撫循，欣抃之誠，倍萬恆品。不任踴悚之至，謹遣當州軍事衙前虞候王國清奉表陳賀以聞。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言。

賀赦表

臣某言：伏見制書，大赦天下，以今年正月一日改為元和元年者。臣聞行慶布和，允光於獻歲，履端居始，實屬於元正，將大有以惠人，乃順時而布令。法五始之要，流恩而降澤；統三微之曆，觀象而建元。正朔所加，遐邇忻戴。中賀。伏惟皇帝陛下大孝嗣業，

鴻猷啟圖。順天地而發生，均日月而齊照。馴洽飛走，煦育生靈，既承太宗文武皇帝之耿光，稟保壽天皇之嚴訓。百神享德，萬國宅心。敷作解之澤，布維新之典。將致和平，蠲京畿之逋債；言念水旱，薄江淮之征賦。開羅網以宥過，崇勳秩以賞勞。宏褒酬之典，澤被幽明；旌忠烈之臣，賞延於代。闡庠序以勸學，愍耆艾而加禮。恩覃有截，化洽無垠。超溢虞夏，掩映軒頊。首出千古，遐冠百王。億萬斯年，永荷天祿。臣謬當任用，分鎮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睹盛禮。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惟新。戴天履土，罔不欣忭。中賀。臣聞天地元功，施雨露以育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垂曜。羣品資始，萬方文明。伏惟皇帝陛下嗣守鴻業，光膺駿命。淳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二儀。保寧社稷，光宅區宇。宏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垂休。恩覃浹旬，事冠今古。況乃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敷作解之恩，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四門廣辟。而又洗滌幽縶，雷雨之施也；歸還流竄，羅網之釋也；移敘貶黜，覆載之仁也；蠲除逋債，政理之源也；褒寵勳賢，激勸之方也。廢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也；搜遺逸之士，有以表至公也。元勳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沒。廣直言之路，啟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頊。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荷天緒。臣謬當任用，述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臣無任云云。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赦詔。自上下下，由衷尊尊。參天地之大名，貴聖文之崇號。休氣宛秀，彌漫雲天；煙景昭華，光融草樹。臣誠歡誠踴再舞再蹈者，有以副萬國之歡情，增九廟之炳靈矣。臣聞孝子事父，誠奉其色；忠臣事君，將順其美。皆殊外獎，情實內殷。超邁盈耳之言，適會因心之義，所以然也。伏惟陛下道宏一德，功蓋四時。辰象曷以煥其文，雷霆無以雄其武。固以業振今昔，事溢名言。雖僉臣子之謀，莫究圓方之廣，所謂塞元命，起兆人，羣岳騰聲，長河變色。宜其雷震於地，慶蟄戶之出幽；日飛於天，賀霄漢之開朗。是以神魚載舞，祥鳳載鳴。況於人靈，況於榮位乎！徒張三寸之舌，不足以談聖猷；空捐七尺之軀，不足以報明主。無任大慶欣忭倍百之至。謹遣所部宣德郎某奉表陳賀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七月三日冊皇太子詔書，大赦天下。臣聞元良者，宗祀之本枝；赦宥者，含育之全德。伏惟陛下赫然光大，日昇於天；嶷然崇高，岳鎮於地。萬齡為壽，庶物咸春。東海注百川之朝，北辰列衆星之拱。笑龜鶴之將老，嘲鸞鳳之未伸。但以禮備儲宮，德刑廣物。挺黃沙之罪，再荷生成；洗白玉之瑕，俱成渙汗。中外一命，錫無戰之勳；壽考百年，賙不耕之粟。莫不忭舞帝渥，頌歌聖慈。萬歲之聲，夷夏合聽；九成之樂，天地同歡。臣久沐鴻恩，竟無上答，悅豫之至，倍百非恆情。謹因進藥使某陳賀表以聞。

讓平章事表

臣某言：臣久處繁機，切思退免。伏奉詔旨，未允深衷；仰戴天慈，如寘冰谷。臣某中謝。臣竊惟至敬，豈敢煩文？再以懇誠，上陳睿覽。伏以陛下初臨寶圖，獲侍丹扆。一心捧日，見四海之大明；八稔代天，覩羣生之茂育。恭承睿算，實罄愚衷，雖微寸功，豈敢纖負！倘陛下存簪履之舊，念葵藿之誠，終全深恩，退蒙厚禮；則是陛下既假之以位，又寵之以名，至德深仁，光昭千古。況臣年齒雖長，筋力幸全，猶得申獲戰之功，展死綏之分。倘蒙麤使，足可酬恩。至於左右便繁，朝夕機務，則心憂智竭，力所不任。以此至誠，期於允遂。然以時不再得，感王道之方平；福不重來，念君恩之已極。進退惶戀，罔知所安。謹奉表陳乞云云。

第二表

臣某言：臣昨八日再表自陳，九日於延英奏對。公事既畢，輒言私情。陛下語臣以兢懼之由，諭臣以進退之義。今奉批答，令斷表章。無涯恩渥，木石知感。況陛下俯鑑誠懇，知非飾詞。鑑以止足之心，特申分列之外。敢不上遵明令，退抑微衷，恪居官次，更飫仁恩。顧伯玉之未果，徒慚聖私；秉安石之偷安，猶期他日。銜恩之分，萬殞猶輕。不任感戴惶悚之至。謹再奉表以聞。

忠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恩命，擢授臣持節忠州諸軍事守忠州刺史。越自東海，牧於巴中。秩優專城，任切謠俗。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頃以進取乖方，譴累斯及，遠投海裔，分棄朱崖。陛下精意饗天，覃恩率土，故臣得澡身霈澤，剖竹藩方。恩出九重，謗銷衆口。受命之日，心魂載馳。屬楚越途遙，奔馳道阻，溯流七千，涉險非一，虐暑嬰癘，羸骸僅存。以今月七日舁曳到所部上訖。臣往歲曲臺掌禮，已蒙訪對之榮；南宮起草，猶兼

奉藩之任，陛下展事宮廟，臣實職導乘輿。接星仗於鈎陳，趨日馭於黃道。奉璋薦罍，左右天威。增秩進階，沾濡慶渥。臣業以儒進，才匪時須，書生之幸，亦已過分。中貽謗缺，咎則自招。今荷寵光，恩由天造。期勵精於緝理，庶有效於涓塵。巴山萬重，峽水千仞。微分何寄，長瞻北辰。臣無任感戴屏營之至。謹遣衙官朝散大夫試兗州長史賜紫金魚袋宇文儇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柳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授任柳州刺史，以今月二十五日至所部上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前歲以疾停官，去年蒙恩除替，便欲裂裳裹足，趨赴京師，以舊疾所嬰，彌年未愈。逮及今夏，始就歸途。襄州節度使於頔，與臣早歲同官，見臣當暑在道，懇留就館，尋假職名，意欲厚臣，非臣本願。伏惟陛下光被之德，道已洽於區中；憂濟之勤，心每遍於天下。常以萬邦共理，必藉於循良；一物不遺，尚延於愚藐。假臣寵渥，重領方州。駑駘複效於馳驅，枯朽更同於華秀。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潢汙易竭，徒有朝宗之願；犬馬無識，猶知戀主之誠。揣分則然，惟天所鑒。況臣昔因左官，一紀於外。子牟馳心於魏闕，汲黯注意於漢庭。豈伊非夫，獨無斯戀。去就者榮辱之主，朝廷者仕進之源。臣子之宜，忠貞所誌。臣雖心同犬馬，而分比潢汙。幸躡康衢，意悲往蹇。臣之此誠，口不能諭，意欲自達，文非盡言。此臣所以自咎自傷，恨乖誌願。猶冀苦心勵節，上奉詔條；惠寡安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感戴歡欣之極。謹遣衙前軍事虞候王國清奉表陳謝以聞。

饒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今月五日，中使劉元晏奉宣聖旨，擢授臣饒州刺史，兼賜官告，仍至當州送上者。臣與元晏以某月二十三日至州上訖，臣伏以郡守分符，朝有常典，王人賜告，榮並貴臣。事出非常，恩超往例。拜舞之際，悲歡失容。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千年一聖，生聖時者為遭逢；萬朝一昌，遇昌期者為嘉會。臣頃者每念生聖時，逢聖運，而職在遐外，莫能自通。何嚐不顧影獨悲，捫心屢泣！晝望白日，夜瞻北辰。豈謂分寸之績未施，丹懇之誠若感。微藿傾心，蓋草木之常分；太陽回燭，及幽遠而不遺。今陛下降不次之恩，授分憂之地，拜章承旨，皆自中人。聖渥沾濡，天威咫尺。從此萬里，不為孤臣。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又聞臣子之道，犬馬代勞，義不辭難，分當竭命。臣竊以飽食厚祿，肥生澤膚。猶願荷戈於逐虜之疆，免胄於捐軀之所。至於理財均賦，惠寡安貧，勸農桑，敦學校，儒史之常節，駑駘顧何以堪！當此殊榮，少答元造，

高秩以忝，鴻私未酬。淒淒此誠，沒齒無怠。不任感涕屏營之至。

諫畋獵表

陛下軫念黎元，親問禾黍；察閭裏之疾苦，知稼穡之艱難。此則聖主憂勤，天下幸甚。但以弧矢前驅，鷹犬在後，田野縱觀，見車從之盛，以為萬乘校獵，傳說必多。諫諍之臣，義當守職，既有聞見，理合上陳。拱默則懷屍素之慚，獻言又懼觸鱗之禍。果決以諫，實謂守官。正當嘉尚，非足致詰。夫蒐狩之制，古今不廢。必在三驅有節，無馳騁之危，戒銜橛之變，既不殄物，又不數行，則禮經所高，固非有害。然逐兔呼鷹，指顧之樂，忘危履險，易以溺人。故老氏譬以發狂，昔賢以為至誡。陛下每與臣等討論古昔，追蹤堯舜，固當常俗之末務，詠聖祖之格言。願以徇物為心，克已為慮。則升平可致，聖祚無疆；群臣異議，不禁自息。

請錄用令狐通奏

臣伏見代宗朝滑州節度使令狐彰臨終上表，悉以土地、兵甲籍上朝廷，遣諸子隨表歸闕。代宗以彰遺表，宣示百寮。當時在位者聞之，無不感歎。今有次子通在。臣每感彰同時河朔諸鎮，付子傳孫，無不熏灼數代；唯彰忠義感激，奉國忘家，遣子入朝，以土地歸於先帝。貞元中，長子建坐事死於施州。幼子運亦無罪流於歸州，欲使忠義之人，何所激勸！今通幸存，得遇明聖。伏乞陛下召之與語，如堪用，望垂獎錄。

請汰冗吏疏

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為商販，度為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侍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俸廩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雜者甚眾。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制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並並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俸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俸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宰相常衮始為裁限，至李泌量間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俸存額去，間劇之間，厚薄異類。亦請一切商定。

請罷永昌公主祠堂疏

伏以永昌公主稚年夭枉，舉代同悲。況於聖情，固所鍾念。然陛下猶減制造之半，示折中之規。昭儉訓人，實越今古。臣以祠堂之設，禮典無文。蓋德宗皇帝恩出一時，事因習俗。當時人間，不無竊議。昔漢章帝時，欲為光武原陵、明帝顯節陵各起邑屋，東平王蒼上疏言其不可。東平王即光武之愛子，明帝之愛弟。賢王之心，豈惜費於父兄哉？誠以非禮之事，人君所當慎也。今者依義陽公主欲起祠堂，臣恐不如量置墓戶，以充守奉。

對素服救日蝕儀疏

日月運行，遲速不齊：日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率二十九日半而與日會。又月行有南北九道之異，或進或退，若晦朔之交。又南北同道，即日為月之所掩，故名薄蝕。雖自然常數，可以推步，然日為陽精，人君之象。若君行有緩有急，即日為之遲速稍逾常，為月所掩，即陰侵於陽，亦猶人君行或失中，應感所致。故《禮》云：「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謫譴見於天，日為之蝕。」古者日蝕，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月蝕，則後素服而修六宮之職。皆所以懼天戒而自省惕也。人君在名物之上，易為驕盈。故聖人制禮，務乾恭夕惕，以奉若天道。苟德大備，天人合應，百福斯臻，陛下恭已向明，日慎一日，又顧憂天譴，則聖德益固，升平何遠！伏望長保睿誌，以永無疆之休。

右龍武統軍張伯儀謚議

或以伯儀嘗以推轂之任，挫師安州，於謚法得無貶乎？愚以為不然。自中興三十年而來，兵未戰者，患在將帥以養寇自重，縱敵藩身。若進而亡師，貶以為義，誡總干戈者必托於萬全之名，而忘一戰之效矣。然則保其利者，亦君子所嫌也。錄其忠而勸善者，非陽秋之志歟？矧平居進退之節，不敢二色，稱為忠臣。議名之際，褒勸所在，請謚曰「恭」，以旌厥美。

上《元和郡縣圖志》序

臣聞王者建州域，物土疆，觀次於星躔，察法於地理。考中國山河之象，求二儀險阻之

情，天漢萌而兩界分，南官正而五均敘。自黃帝之方制萬國，夏禹之分別九州，辨方經野，因人緯俗，其揆一矣。及秦皇并六國，則罷侯而置守；漢武討百蠻，則窮兵而黷武。雖裂為郡縣者，遠過於殷周，而教令之所行，威懷之所服，亦不越於三代。失天地作限之意，非皇王尚德之仁，誇志役心，久而後悔。由此觀之，則聖人疆理之制，固不在荒遠矣。

吾國家肇自貞觀，至於開元，兼夏商之職貢，掩秦漢之文軌；梯航累乎九譯，廄置通乎萬里。然後分疆以辨之，置吏以康之。任所有而差貢賦，因所宜而制名物。守其要害，險其走集。經理之道，冠乎百王。巍巍乎無得而稱矣！《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然則聖人雖設險，而未嘗恃險。施於有備之內，措於立德之中。其用常存，其機不顯。弛張開闔，因變制權。所以財成二儀，統理萬物。故漢祖入關，諸將爭走金帛之府，惟蕭何收秦圖書，高祖所以知山川阨塞，戶口虛實。厥後受命汜水，定都洛陽，留侯演委輅之謀，田肎賀入關之策。事關興替，理切安危。舉斯而言，斷可識矣。

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握樞秉聖，承祧立極，祖堯舜之道，憲文武之程。皇王之遐蹤，行之必至；祖宗之耿光，寢而復耀。天寶之季，王途暫艱，由是墜綱解而不紐，强侯傲而未肅。逮至興運，盡為驅除。故蜀有阻隘之夫，吳有憑江之卒，雖完保聚、繕甲兵，莫不手足裂而異處，封疆一乎四海。故《鄘》《衛》風偃，朔塞砥平，東西南北，無思不服。

臣吉甫當元聖撫運之初，從內庭視草之列，尋備兗職，久塵台階，每自循省，赧然收汗。謨明弼諧，誠淺智之不及；簿書期會，亦散材之不工。久而伏思，方得所效。以為成當今之務，樹將來之勢，則莫若版圖地理之為切也。所以前上《元和國計簿》，審戶口之豐耗；續撰《元和郡縣圖志》，辨州域之疆理。時獲省閱，或裨聰明。豈欲希鄭侯之規模，庶乎盡朱贛之條奏。況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千家，尚古遠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敘人物，因丘墓而徵鬼神，流於異端，莫切根要。至於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於地理者，皆略而不書，將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羣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聖后之所宜周覽也。謹上《元和郡縣圖志》，起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每鎮皆圖在篇首，冠於敘事之前，并目錄兩卷，總四十二卷。臣學非博聞，識愧經遠，馳騖雖久，漏略猶多。輕瀆宸嚴，退增戰越。謹上。

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記

夫一邱之土，無情也；遇雨而圮，偶然也。窮象數者，已懸定於十八萬六千四百日之前，矧於理亂之運，窮達之命。聖賢不逢，君臣偶合。則薑牙得璜而尚父，仲尼無鳳而旅人；傅說夢達於岩野，子房神授於圯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經營如彼？孟去齊而接淅，賈造湘而投吊，又眷戀如此。豈大聖大賢，猶惑於性命之理歟？將洽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廢歟？餘不可得而知也。欽悅尋自右補闕曆殿中侍御史，為時宰李林甫所惡，斥擯於外，不顯其身，故餘敘其所聞，係於二篇之後，以著蓍之筮之神明，聰哲之懸解，奇偶之有數。貽諸好事，為後學之奇玩焉。

杭州徑山寺大覺禪師碑銘（並序）

如來自滅度之後，以心印相付囑，凡二十八祖至菩提達摩。紹興大教，指授後學。後之學者，始以南北為二宗。又自達摩三世傳法於信禪師，信傳牛頭融禪師，融傳鶴林馬素禪師，素傳於徑山，山傳國一禪師。二宗之外，又別門也。

於戲！法不外來，本同一性。惟佛與佛，轉相證知。其傳也，無文字語言以為說；其入也，無門階經術以為漸。語如夢覺，得本自心。誰其語之？國一大師其人矣。大師諱法欽，俗姓朱氏，吳都昆山人也。身長六尺，色像第一。修眸蓮敷，方口如丹。嶷焉若峻山清孤，泊焉若大風海上。故揖道德之器者，識天人之師焉。春秋二十有八，將就賓貢，途經丹陽，雅聞鶴林馬素之名，往申款謁。還得超然自詣，如來密印，一念盡傳，王子妙力，他人莫識。即日剃落，是真出家。因問以所從，素公曰：「逢徑則止，隨汝心也。」他日遊方至餘杭西山，問於樵人，曰：「此天目山之上徑。」大師感鶴林逢徑之言，知雪山成道之所，於是蔭松藉草，不立茅茨，無非道場。於是宴坐之久，邦人有構室者，大師亦因而安處，心不住於三界，名自聞於十方。華陰學徒，來者成市矣。天寶二祀，受具戒於龍泉法侖和尚。雖不現身意，亦不舍外儀。於我性中，無非自在。大曆初，代宗睿武皇帝高其名而徵之，授以肩輿，迎於內殿。既而幡幢設列，龍象圍繞，萬乘有順風之請，兆民渴灑露之仁。問我所行，終無少法。尋制於章敬寺安置，自王公逮於士庶，其詣者日有千人。司徒楊公綰，情遊道樞，行出人表，大師一見於眾，二三目之。過此默然，吾無示說。楊公亦退而歎曰：「此方外高士也，固當順之，不宜羈致。」尋求歸山，詔允共請，因賜策曰國一大師，仍以所居為徑山寺焉。

初大師宴居山林，人罕接禮；及召赴京邑，途經郡國，譬若優曇一現，師子聲聞。晞光

赴響者，轂擊肩摩；投衣布金者，邱累陵聚。大師隨而檀施，皆散之。建中初，自徑山徙居於龍興寺。餘杭者，為吳東藩，濱越西境。馳軺軒者數道，通濱驛者萬里。故中朝銜命之士，於是往覆；外國占風之侶，盡此奔走。不踐門閾，恥如瘖聾。而大師意絕將迎，禮無差別。我心既等，法亦同如。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十二月二十八夜，無疾順化，報齡七十九，僧臘五十。先是一日，誡門人令設六齋。其徒有未悟者，以日暮恐不克集事。大師曰：「若過明日，則無所及。」既而善緣普會，珍供豐盈。大師意若辭訣，體無患苦。逮中宵，跏趺示滅。本郡太守王公顏即時表聞，上為歔欷，以大師元慈默照，負荷眾生，賜謚曰大覺禪師。海內服膺於道者，靡不承問叩心，悵惘號慕。明年二月八日，奉全身於院庭之內，遵遺命也。建塔安神，申門人之意也。

嗚呼！為人尊師，凡將五紀，居惟一床，衣止一衲。冬無纊氈，夏不絺綌。遠近檀施，或一日累千金，悉命歸於常住，為十方之奉。未嘗受施，亦不施人。雖物外去來，而我心常寂。自象教之興，數百年矣，人之信道者，方悕畏於罪垢，愛見於莊嚴。其餘小慧，則以生滅為心，垢淨為別，舍道由徑，傷肌自瘡。至人應化，醫其病故。大師貞立迷妄，除其憃冥，破一切相，歸無餘道。乳毒既去，正味常存。眾生妄除，法亦如故。嚐有設問於大師曰：「今傳舍有二使，郵吏為刲一羊。二使既聞，一人救，一人不救，罪福異之乎？」大師曰：「救者慈悲，不救者解脫。」惟大師性和言簡，罕所論說，問者百千，對無一二。時證了義，心依善根。未度者道豈遠人，應度者吾無雜味。日行空界，盡欲昏癡；珠現鏡中，自然明了。或居多靈異，或事符先覺。至若飲毒不害，遇疾不醫。元鶴代暗，植柳為蓋。此昭昭於視聽者，不可備紀。於我法門，皆為妄見。今不書，尊上乘也。弟子實相，門人上首，傳受秘藏，導揚真宗。甚乎有若似夫子之言，庚桑得老聃之道。以吉甫連蹇當代，歸依釋流，俾筌難名，強著無跡。其詞曰：

水無動性，風止動滅。鏡非塵體，塵去鏡澈。眾生自性，本同諸佛。求法妄纏，坐禪心沒。如來滅後，誰證無生。大士密授，真源湛明。道離言說，法潤根莖。師心是法，無法修行。我體本空，空非實性。既除我相，亦遣空病。誓如乳毒，毒去味正。大師得之，斯為究竟。何有涅槃，適去他方。教無生滅，道有行藏。不見舟筏，空流大江。蒼蒼遙山，成道之所。至人應化，萬物皆睹。報盡形滅，人亡地古。刻頌豐碑，永存澗戶。

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